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監私黨欺君

卻說那些衙役，次日見署內無人出入，又見印箱懸於樑上，方知知府棄官而逃，連著湘東亦不見了。即忙報知本道。這兵備道即來查驗倉庫，卻不曾虧空，便收了印信，申詳巡按及指揮。世蕃一見大怒，即誣控知府主使湘東行刺，今又私釋重犯，棄官同逃。立了文案，一面委員暫署府篆，一面通飭合屬訪拿，按下不表。且說那學道聽了這個消息，十分狐疑，只得罷了。再說那知府同湘東帶家人等行未及三日，見通街遍貼榜文，嚴拿甚緊。

遂不敢日行，惟有夜走而已。可憐他們受盡多少風霜之苦，方才捱到京師。

知府尋覓寓處，同湘東寓下。打聽得現為戶部尚書海瑞大人清如白水，當時遂寫了狀子，著湘東前去攔輿喊冤。適當海大人退朝，出了午門，將至衙前，忽見一人大叫冤枉。湘東道：「青天大人伸冤！」正喊著，海大人止住轎，便問那人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！姓甚名誰？縱有冤枉，該赴地方官處呈控，怎麼到此攔輿叫冤？」湘東道：「生員姓胡名湘東，乃湖廣辰州府人氏，原是府學生員。冤被巡按嚴世蕃所陷，如今如此千難萬難，才得到大人跟前伸冤，伏乞恩准。」

海大人聽是嚴世蕃，心中對頭，就有幾分喜悅，遂問道：「你既有冤情前來告狀，可有狀呈否？」湘東遂向袖中取出呈子送上。海大人接了狀詞，便吩咐道：「且將胡湘東押候。待本院作主就是了。」湘東叩謝了。

海瑞回轉衙門，把狀詞拿出放案上觀看，只見上寫著道：告狀人湖廣辰州府學生員胡湘東，稟為日無法紀，辱及斯文事：竊生以一介寒儒，於某年得游泮水，於本年因在府學宣講聖諭，冤遇現任巡按嚴世蕃，窺生年少，意欲移甲作乙，監作龍陽。預伏奸心，故托本學某，致生關書贊儀，稱延聘生入幕，以主書啟之席。孰知其用心深苦，初見並無一語相戲，生在彼兩月有餘，豈料於某年某月日，以酒將生灌醉，竟污於體。及生酒醒忿怒，以石硯擲之。

奸則登時喚令家奴將生綁縛，發交府監候，誣害生員突至臥室內行刺。幸托知府某體仰上蒼之心，以事涉嫌疑，權且監候，再行復訊。孰料世蕃又懷惡念，欲置生於死地。

私授知府小東，央令將生效岳王東窗之事，則奸之心如秦檜可知。知府不忍害生，承彼大義，放生奔逃。生以釋己累人，亦所不忍，復不肯行。而知府某仗義棄官，與生同進至此。伏乞大人申此奇冤，究此不法，則天下幸甚！沾恩上赴大人爵前作主。

海瑞看完了狀子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那有此事！世蕃賊奴欺人太甚！辱及斯文，又復坑害，這還了得！」即批道：「閱悉狀詞，殊堪髮指。候具奏差提世蕃來京質訊，如果屬實，立即按擬，你乃靜候可也。其該府充官同逃，因事逼於從權，原無過犯，尚屬可嘉，著即前往吏部衙門具呈，聽候奏辦可也。」

將批語懸於衙前。海瑞便連夜修起本章，將世蕃所犯事款，以及該府仗義釋放胡湘東，同逃進京控告各情，逐一具列在上。

次早入朝，俯伏金階說道：「臣海瑞有本章啟奏陛下。」帝說道：「卿有何奏？」海瑞便將胡湘東如何被污，怎的受陷，知府某如何棄官同逃，逐一奏知。遂將本章呈上龍案。天子看了本章，笑道：「哪有這等奇事？如今知府某在於何處？」海瑞道：「現在內城寓處，同胡湘東居住。」天子道：「可即宣來見朕。」

海瑞領旨出朝，著人隨湘東至寓所，宣召知府某上殿。及至，天子問道：「你是某知府麼？」知府奏道：「臣就是某府某某。」天子說道：「胡湘東一事，你盡知否？」知府便將胡湘東為何受聘被污，世蕃怎麼陷害，他便如何釋放湘東，備細奏了一遍。天子聞奏說道：「你尚有仁心，朕敢吏部注名入冊，仍以府道用。」那知府謝恩而出。天子問海瑞道：「卿意如何辦法？」海瑞奏道：「王子犯法，同於庶民。今嚴世蕃身為大員，而作禽獸之行，且又誣捏故陷，情罪重大。伏乞陛下立提進京，交臣嚴審按擬，則國家除此奸臣而天下幸甚矣。」天子道：「依卿所奏就是。」即下一道旨意云：據戶部尚書海瑞所奏，嚴世蕃在任，污辱秀士胡湘東，復行誣陷，致該知府某不忍陷害，仗義釋放湘東，同逃來京控告，殊堪駭異。著廷尉官立即差緹騎，前往該省鎖拿劣員嚴世蕃來京，交戶部尚書，會同三法司審擬具奏。欽此。

這旨一下，廷尉官即差了緹騎，前往鎖拿嚴世蕃去了。

再說那嚴世蕃之父，聽得此事，大驚失色，急請張居正、趙文華到府問計。文華道：「偏偏又發在戶部去審。若是別人，還可以說個情分。這海瑞向來同我們不對的，如何是好？」居正道：「此事除非去求王惇，方可有濟。他同令郎相好，必然肯出力在皇上跟前保奏的。」嚴嵩道：「足下所說甚好，就煩足下一行。」居正應諾，即便告辭，一路來到東廠。

時王惇權威日甚，兼理西廠事務。六部之權，多歸掌握。其門如市，所有六部人員每日清晨俱來參謁，竟擁擠不堪。居正在門房候了半日，方才略覺清靜。又值王惇用點心，又候了一個時辰，始得傳進。

居正隨著小太監，來至內堂。只見王惇危坐幾上，手執柳木牙籤，在那裡剔牙。居正跪下，口稱：「王公公！」那王惇只似未曾聽見一般樣子。居正不敢復語，跪在地下。約有一個時辰，王惇方才問道：「下面跪的何人？」左右小太監答道：「禮部尚書張居正，早已在此。」王惇道：「早參已過，來此何干？」

居正道：「卑職奉太師的鈞命，來請公公過太師府上一敘。」王惇道：「既是奉太師之命，可即起來說話。」居正謝了，起立於側。王惇問道：「太師安否？」居正答道：「太師借庇安康，太師亦著卑職來請公公安好。」王惇笑道：「這幾日還吃的斤把燒酒，太師請咱去做什麼？」居正道：「太師有要話請公公光降面陳。」王惇道：「你也不知麼？」居正道：「卑職略知一二，未悉其詳。」王惇道：「你且略略說與我知道。」

居正道：「只因太師令郎出任湖廣巡按，現辰州秀才胡湘東與某知府前來控告嚴少爺污辱斯文等事，皇上大怒，發交戶部海瑞會同三法司審訊。現已差人前往鎖拿少爺。太師此際不知所主，因念公公同少爺曾有八拜之交，故特命卑職前來，敬請過府商議。」王惇道：「這從哪裡起的？」居正道：「就是那胡湘東來京告狀，鬧出的。」王惇道：「難道他竟告了御狀麼？」

居正道：「亦不曾告了御狀，只在那戶部裡告的。」王惇道：「此事定是海瑞在皇上跟前說的！」居正道：「正是。他還請旨，發在他那裡審問。才是冤家難解呢！」王惇道：「且自由他！咱也不到相府去了，待在明日上朝，說個分上就是。」居正謝道：「略得公公吹噓之力，則少爺可以不死矣。」王惇道：「你且放心，一面回話太師；說我既與他令郎相好，彼事就是咱事一般！」居正聽言後，辭謝而出。回到相府，復言不表。

且說王惇思想了一夜，若說不辦，又礙法憲，若說要辦，則世蕃不能倖免。次早入朝，侍於帝側。文武山呼，奏事已畢，帝退入內宮，王惇亦隨侍於側。帝問道：「你在此做什麼？」王惇便俯伏在地奏道：「奴才有個下情，上瀆天聽，伏乞皇上俯容奴言。」天子道：「有什麼事，只管起來細奏。」王惇謝恩起來，奏道：「嚴家父子有功於國，今為狂生所陷，致被戶部尚書加以誣奏罪，天威震怒，立差緹騎拿問。但胡湘東不過一狂生也，貪他人之賄賂，未免含血噴人，欲扯世蕃俱入渾水。惟陛下察之。」帝道：「胡湘東之言固難憑信，現在某府釋犯逃官，經朕面訊此事，卻明明不爽，豈能為彼掩過耶？」王惇道：「某知府安得又不聽從闔省有司上憲所使，有意誣害忠良？」

然陛下不可不察。」

帝道：「世蕃所犯，誠屬有之。但朕念其父子功勳，未忍究，每欲一為之庇護，又無法可解，如之奈何？」王惇道：「陛下誠開一面之網，則奴才自有解禍之法。」帝問道：「你有何法可解？」王惇奏道：「陛下主天下生死之大權。欲恕一臣子，只在一言耳！今胡湘東既已前來告狀，亦經陛下准了海瑞的奏章，若遽不問，則廷臣必有竊議。且胡湘東心中不服，必致嘵嘵瀆聽。為今之計，陛下廣施仁澤，仰體上天好生之德，將世蕃罰俸三年，革職留任，亦足以蔽其事。況《春秋》有云：『罪不加尊』。今世蕃身

為封疆大吏，亦足為尊貴矣。陛下誠能仿《春秋》之義，恩赦世蕃，誰不雲天子有德，善准人情？」天子聽了大喜，道：「你乃一內宦，猶知大義。朕依你所奏，即差兵部快馬追回聖旨。」正是：只因幾句話，遺下萬年譏！

畢竟差官飛馬馳去，可能趕得到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